

汉至唐时期肃慎、挹娄、勿吉、 靺鞨及其朝贡活动研究^{*}

程妮娜

汉至唐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名称的出现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挹娄”、“勿吉”分别出于夫余人、拓跋鲜卑人对该地域族群的称呼;“肃慎”是魏晋中原士大夫基于挹娄人特殊交往习俗将其与先秦肃慎人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承载着证明其王朝拥有正统地位的重要政治含义;“靺鞨”则是改朝换代后北齐人将“勿吉”改写音近字的结果。自曹魏初年,这一族群便开始向中原王朝朝贡,魏晋时期主要诣边郡朝贡,东晋十六国到隋唐王朝主要诣阙朝贡,同时受边郡管理。尽管东部高句丽国与西部突厥汗国一度干扰、控制了该族群的朝贡活动,但从长时段看该族群一直保持了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尤其是盛唐时期在靺鞨地区设置靺鞨府州后,靺鞨诸部与唐朝的朝贡关系更加紧密。

关键词 汉唐时期 肃慎 挹娄 勿吉 靺鞨 朝贡

作者程妮娜,1953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邮编130012。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族群的朝贡活动是汉至唐时期中原王朝对其认识、了解的最基本渠道,朝贡活动的疏与密,也决定着中原人对上述族群的认识程度。在朝代更替频繁,并且一度出现北方民族多政权并立的时代,不同文献之中关于上述族群的记载出现不相一致、令今人难解的现象,这也是引起学界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①因此,对汉至唐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族群的朝贡活动进行通盘系统梳理,在一个中时段考察诸族的变迁及其在东亚范围内的活动,不仅可以对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上述族群之间关系,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和诸种新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中央王朝对东北边疆统辖的实态。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0JZD0008)、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古代中国东北民族朝贡制度研究”(项目编号:06AZS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有关研究状况,参见宋卿、陈鹏:《肃慎、挹娄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9期;张晓光:《我国肃慎、挹娄、勿吉史的研究综述》,《满族研究》2008年第2期;姚玉成、杨海鹏:《肃慎族研究分类综述——近现代篇》,《满族研究》2010年第3期。

一、汉魏晋时期肃慎、挹娄及其朝贡活动

肃慎又作息慎,为先秦时期东北古族。《国语》载:“昔武王克商……肃慎氏贡楛矢石砮。”^①《尚书正义》曰:“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②肃慎朝周,周人得知肃慎之名。^③挹娄为汉代东北古族,初臣服于夫余国,曹魏时始脱离夫余控制,单独遣使至中原朝贡。曹魏人鱼豢所撰《魏略》曰:“挹娄一名肃慎氏。”^④《三国志·东夷·挹娄传》亦曰:挹娄“古之肃慎氏之国也”。如果说肃慎之名来自西周人的记述,那么挹娄之名来自于谁?魏晋人为何将肃慎与挹娄联系起来?魏晋史籍中挹娄与肃慎并行,是同一族群的不同名称?还是在挹娄部之外,另有肃慎部?这些问题曾引起学界热议,至今尚无定论。当今天再次讨论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时,以相关史料与不断积累的考古学材料相印证,可看到历史事实远比史书记载的复杂,然而古人关于这一族群的认识并不是混乱不清。

汉代挹娄臣属于夫余,夫余朝贡汉朝,汉人由夫余得知挹娄。《三国志·东夷·挹娄传》记载:“(挹娄)自汉已来,臣属夫余,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曹魏时,挹娄人脱离夫余控制后,文帝黄初年间(220—226)开始自主遣使向魏朝贡,鄆城侯曹植作哀祭魏文帝的诔文中有“肃慎纳贡”之语。^⑤《三国志》记载魏明帝青龙四年(236),挹娄人朝贡,因语言不通,需“重译入贡”。^⑥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与前来朝贡的挹娄人进行交流,需要通晓挹娄人语言的夫余人、沃沮人、高句丽人的转译才能对话。^⑦我认为“挹娄”并非是该族群的自称,而是夫余人对这一族群的称呼,即是他称。

中原人对挹娄人的了解十分有限,《三国志》首次为挹娄立传,但却是《东夷传》中字数最少的一个。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挹娄传》也未能补充只言片语,可见魏晋中原汉人对该族群的了解不多。魏晋人主要是依据挹娄人独特的交往习俗认定其是古肃慎之后。魏景元三年(262)四月,“辽东郡言肃慎(挹娄)国遣使重译入贡,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⑧楛矢石

① 《国语》卷5《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5页。

② 《尚书正义》卷18《周官第二十二》,《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6页。

③ 《今本竹书纪年》卷上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自序》中认为《今本纪年》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无用无征,则废此书可(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故舜时肃慎来朝的记载不足为凭,本文不取。

④ 《魏略》久佚,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0《孔融传》时引《魏略》此句。

⑤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

⑥ 《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卷4《魏书·陈留王奂纪》。

⑦ 《宋书》卷6《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高丽国遣使献方物。肃慎国重译献楛矢石砮”。《十六国春秋》卷16《后赵录六》:“挹娄国遣使通贡,虎召其使而问之,答曰: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国所在,故重译来云。”夫余、高句丽、沃沮先后皆与挹娄比邻。

⑧ 《三国志》卷4《魏书·陈留王奂纪》。

镞是一种木杆石箭头的箭,在东北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石镞,但史籍记载东北古族彼此交往时,以献上弓与以木石为材的箭表示友好、结盟或臣服的古族则十分少见。先秦肃慎人朝周时,贡献楛矢石镞,《国语·鲁语下》记下其形制:“长尺有咫。”^①挹娄人朝魏,同样贡楛矢石镞,“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②在考古学界认定是挹娄文化的黑龙江蜿蜒河类型文化中出土了铁箭头和少量铁器。^③但挹娄人仍以石木制的“楛矢石镞”作为贡物,应出自这一族群特有的习俗。挹娄人与先秦肃慎人都有这种习俗,二者所贡的楛矢石镞形制大体相同。魏人鱼豢据此认定“挹娄”即“肃慎”,魏末晋初人陈寿同样也据此认为挹娄是古肃慎。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人认定勿吉是挹娄、肃慎,也是依据这一古老的习俗。

关于魏晋时期史籍中挹娄、肃慎二族名同时出现的现象,池内宏认为魏晋人出于对“肃慎来朝”的传统认识,有意将古肃慎比附在挹娄身上。^④林沄认为当时人相信挹娄就是古之肃慎,故以肃慎为挹娄之雅称。^⑤吉本道雅认为这是中原人“圣天子受命瑞象说”的表现,“肃慎”成为观察正统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份史料。^⑥参见王乐文认为“肃慎来贡”被中原帝王作为体现威德及于四海的重要指标,贡纳楛矢石镞的挹娄被史家贴上了“肃慎”的标签。^⑦这些看法从不同侧面探讨了魏晋人以肃慎指代挹娄的现象。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理清史籍中如何使用这两个族名是至关重要的。在《三国志》中陈寿仅在《东夷传》中使用“挹娄”族称,《挹娄传》记述了挹娄人的地理、风俗、物产,及其与邻族的关系。在《夫余传》、《沃沮传》中记述夫余、沃沮与挹娄有关的事迹时,同样使用挹娄族称。但是,在帝纪和人物传中,凡涉及挹娄人的事迹,尤其是朝贡活动,全部以“肃慎”指代“挹娄”。陈寿在一部书中记述同一个族群的事迹,在不同地方没有丝毫错乱地分别使用“挹娄”和“肃慎”两个族名,无疑有其特别的用意。

先秦时期,“肃慎来朝”已被时人视为蛮荒之人服事天子的典型事例。《国语》曰:“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镞。”《左传》云:“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⑧秦汉时期,文人们常以肃慎朝贡之事颂扬三代圣王功德,烘托诸侯的霸业,如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的“诏贤良书”、西汉刘安的《淮南子》^⑨中都可以见到对先秦肃慎来朝的追述。三国鼎立时期,远夷朝贡称藩被视为拥

①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挹娄》。

② 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③ 参见[日]池内宏:《肃慎考》,《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十三,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1932年。

④ 参见林沄:《肃慎、挹娄和沃沮》,《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

⑤ [日]吉本道雅:《肃慎考》,《满语研究》2006年第2期。

⑥ 参见王乐文:《“肃慎族系”略论》,《历史教学》2008年第2期。

⑦ 《国语》卷5《鲁语下》,第215页;《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十二《昭公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20页。

⑧ 《汉书》卷6《武帝纪》:“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慎),北发渠搜,氏羌徕服。”《淮南子》卷1《原道训》:“(舜)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莲池书社1921年。

汉至唐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及其朝贡活动研究

有正统地位的重要标志。对于谙熟儒家经典知晓肃慎氏贡楛矢石弩之事的士大夫来说,当东北挹娄人贡纳楛矢石弩时,自然会将二者联系起来。陈寿虽是私人撰史,却持有以魏为正统的观念,他关于“挹娄”与“肃慎”名称的使用,一方面出于魏晋人对该族群的认识,另一方面则出于他的正统观。《三国志·挹娄传》曰挹娄地“出赤玉、好貂”。挹娄人朝魏进纳的贡品中有貂皮、皮骨铁杂铠甲和楛矢石弩,然而魏朝最看重的恰恰是经济价值最低的楛矢石弩,显然楛矢石弩承载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含义,陈寿撰《三国志》时有意加深了挹娄是古肃慎的政治用意。在祭奠魏文帝的诔文中有:“肃慎纳贡,越裳效珍,条支绝域,侍子内宾。”^①魏元帝景元四年(263)钟会对蜀檄文中称“(魏)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②魏晋士大夫将“挹娄”称为“肃慎”,记述“肃慎”朝贡及其贡纳的“楛矢石弩”,用以证明魏朝拥有正统地位。陈寿的《三国志》对后世文人、史家的影响很大,南朝宋人范晔撰《后汉书·挹娄传》基本是转录了《三国志》的内容,并开篇直言“挹娄,古肃慎之国也”。两晋时有人撰《肃慎国记》,可惜该书已佚。宋人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保存了《肃慎国记》的部分内容,^③《晋书》取材于《肃慎国记》,而且弃“挹娄”之名作《肃慎传》,于开篇曰:“肃慎氏,一名挹娄。”晋承魏立国,肃慎朝贡在晋朝被视为皇恩远播,九夷称藩的体现,在朝廷举行盛大礼乐的歌词中有“肃慎率职,楛矢来陈”。^④《晋书》除《肃慎传》的首句之外,全书只言肃慎,不提挹娄。

秦汉王朝在东北民族地区初建朝贡制度时期,臣服于夫余的挹娄人未能与汉朝直接发生朝贡关系。魏晋时期,挹娄人开始向中原王朝(政权)朝贡,曹魏和西晋时,挹娄人主要诣辽东郡、护东夷校尉府朝贡。^⑤因其朝贡地点主要在边郡,偶尔至京师,故王朝史官关于挹娄人朝贡活动的记载极少,近百年间仅有4次:3次朝魏,1次朝西晋。若将诣边郡朝贡统计在内,挹娄人朝贡次数要远远超过这几次。晋室南渡,北方陷于分裂,挹娄人才开始至各政权的都城,即诣阙朝贡。但时值战乱,目前所见史籍中关于挹娄朝贡活动的记载仍然不多,1次朝东晋,2次朝后赵,2次朝前秦。所见史籍记载几乎都是“肃慎”朝贡,唯有北魏人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为“挹娄”通贡。后赵石虎建武六年(340)冬十月,“挹娄国遣使通贡,虎召其使而问之,答曰: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国所在,故重译来云。初,李寿将李閔自晋来奔……中书监王波议曰:‘……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今以制诏与之,彼必酬反取消戎裔。不若直书答之,因请以挹娄国所献楛矢石弩遗寿,曰使其知我能服遐荒也。’虎从之。”^⑥此事又见于《晋书》和《资治通鉴》。《晋书·肃慎传》将“挹娄”改为“肃慎”,然《资治通鉴》仍记为挹娄朝贡,两书记载均较之《十六国春秋》简略,当取材于后者。^⑦这也说明在魏晋时期,中原人始终使用肃慎和挹娄这两个名称来称呼这个族群。如前所言,史籍记载王朝事迹时通常使用肃慎之名,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纷纷在中原建立政权,史家记载边疆民

①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郾城侯植诔文。

② 《三国志》卷28《钟会传》。

③ 参见(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784《东夷五·肃慎》,国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472页。

④ 《晋书》卷22《乐志》。

⑤ 参见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方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83页。

⑥ 《十六国春秋》卷16《后赵录六》。

⑦ 参见《资治通鉴》卷96,咸康六年三月条。

族事迹似乎不像以前那么严格地使用肃慎之名,于是史籍中偶见用“挹娄”之名记载该族朝贡活动。然唐人撰《晋书》还是依据晋朝史官的习惯,将该族群朝贡活动一并记为肃慎人。

《三国志》和《后汉书》撰写《挹娄传》,其他史籍中也时见挹娄之族名,说明魏晋时期中原人也称这一族群为挹娄,那么在什么场合使用“挹娄”之名呢?《三国志·挹娄传》曰:其地“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郭义恭《广志》曰:“貂出扶余、挹娄。”^①挹娄地盛产名贵貂皮,魏景元三年(262)“肃慎”朝贡,一次贡献貂皮400张。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挹娄貂”深受中原人的喜爱。对于尚处于前国家形态的挹娄人来说朝贡活动的政治意义不如经济交往更具有吸引力,他们在进行朝贡活动时,积极开展物物交换。“挹娄貂”不仅在中原闻名,而且也是江南人喜爱的名贵物品,如南朝梁元帝作《谢东宫赉貂蝉启》有“挹娄之毳,曲降鸿恩”之句;陈人江总作《华貂赋》曰:“贵丰貂于挹娄,饰惠文而见求。”^②显然挹娄之名为当时人所知晓。

汉魏晋时期中原人对于东北边远地区原始族群的认识还很模糊,长期处于地域族群文化认识的程度。“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③南与沃沮大约在今牡丹江中游一带相接,西至张广才岭与夫余为邻,东滨大海为日本海,北不知所极。挹娄人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族群迁徙、社会动荡与发展变化,然史籍中记载极少,更多地需要运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来解读。目前考古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蜿蜒河类型文化(俄罗斯境内称为波尔采文化)为汉代挹娄文化;分布于绥芬河流域的团结文化(俄罗斯境内称为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为沃沮文化。对两种文化之间,即东流松花江以南、张广才岭以东、三江平原南部和牡丹江中下流域的滚兔岭文化、东康类型文化的族属是否为挹娄人则有争议。据《三国志》记载曹魏人曾到过挹娄之地,魏正始六年(245)幽州刺史毌丘俭率军征讨高句丽,高句丽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记功”。^④此处记载的“肃慎”即挹娄。汉代沃沮人的居地,根据团结文化的分布范围,在图们江流域、绥芬河流域、穆稜河上游,以及这一带的沿海地区。^⑤玄菟太守王颀率领军队由沃沮北界进入“肃慎(挹娄)南界”,说明二者地域紧邻。那么挹娄南界在今何地?魏晋史籍记载挹娄“土地多山险”,“处山林之间”。^⑥这与三江平原的蜿蜒河—波尔采文化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别较大,却与团结文化之北的滚兔岭文化分布区的自然环境有些相似。滚兔岭遗址的绝对年代据碳14测定距今 1955 ± 70 年和距今 2140 ± 70 年,相当于两汉时期。^⑦史籍中没有关于魏军渡大河(东流松花江)至肃慎南界的记载,高句丽王宫和魏军也不大可能深入到三江平原

① (宋)罗愿:《尔雅翼》卷21《释兽四·貂》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利华考定郭义恭为北魏前期人(《〈广志〉成书年代考》,《古今农业》1995年第2期)。

② (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4册《梁元帝集》;第5册《江令君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227页。

③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后汉书》卷89《东夷传》。

④ 《三国志》卷28《魏书·毌丘俭传》。

⑤ 参见林沅:《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⑥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挹娄传》。

⑦ 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的腹地。据《三国志·挹娄传》云：“未知其北所极。”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挹娄系统的物质遗存应包括波尔采—蜿蜒河文化和滚兔岭文化，而文献中所记的挹娄，当主要指滚兔岭文化的居民。”^① 这种观点应给予充分重视，或可以称蜿蜒河类型文化拥有者为北部挹娄，滚兔岭文化拥有者为南部挹娄。

三国时期，挹娄人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频繁寇抄掠夺邻族，“挹娄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② 挹娄人对外扩张和掠夺行为，导致邻近族群之间出现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这一历史现象被考古学文化记录下来，在黑龙江完达山西端与三江平原衔接地带、乌苏里江的支流七星河流域，即与滚兔岭文化分布大致相当的地域，分布着一种晚于滚兔岭文化的“堡垒群”遗存，被命名为“凤林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到2004年，共发现400多处遗址，其中城址113处、遗址313处。城址有单垣、双垣、三垣与四垣之分，按照城址的功能，又可分为防御址（83处）、瞭望址（4处）、要塞址（18处）、祭祀址（8处），表现出很强的军事色彩。聚落址大小不等，一处遗址可见的地表坑（一般为房址）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几十个、几百个。^③ 最大的城址位于黑龙江省友谊县境内的凤林古城，面积约114万平方米，城址呈不规则形，经对取自城墙底部第19层草木炭标本的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215年±89年。^④ 但进行考古发掘的古城遗址仅有4处，不及全部遗址的百分之一，整体文化面貌尚未揭开。此外，凤林文化分布的边缘以及年代持续的下限还不清楚。对于已发掘的遗址，有学者认为：凤林文化是在继承滚兔岭文化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分别吸取周邻地区团结文化、蜿蜒河类型的因素，同时又发生了明显改进与嬗变，而发展成为一种内涵广阔、面貌复杂的新的文化遗存”。^⑤

如此密集又保存完好的遗址，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是挹娄—勿吉文化，^⑥ 有人认为是沃沮文化，^⑦ 有人认为是寇漫汗—豆莫娄文化，^⑧ 还有人认为是挹娄、勿吉与北夫余、豆莫娄错居杂处的多族文化。^⑨ 关于一种考古学文化族属的认定，不仅需要对该文化内

① 贾伟明、魏国忠：《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

② 《三国志》卷30《东夷传》。《后汉书》卷89《东夷传》相关记载多同。

③ 参见许永杰：《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考古》2000年第11期；许永杰、赵永军：《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庆祝张忠培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2期。

⑤ 赵永军：《黑龙江东部地区汉魏时期文化遗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 参见靳维柏、王学良、黄星坤：《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古城调查》，《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魏存成：《靺鞨族起源发展的考古学观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4期。

⑦ 参见许永杰、赵永军：《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庆祝张忠培七十岁论文集》。

⑧ 参见张碧波、庄鸿雁：《关于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思考——从凤林古城址族属说起》，《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⑨ 参见干志耿：《三江平原汉魏城址和聚落址的若干问题——黑龙江考古千里行随笔》，《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

涵、时代、谱系源流有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和研究,而且还要与史籍相关记载相互印证。《三国志》载:高句丽西川王十一年(280),“冬十月,肃慎来侵,屠杀边民”,王遣弟达买往伐之,“达买出奇掩击,拔檀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扶余南乌川,降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①时为西晋武帝太康元年,高句丽按照当时晋朝廷的惯例称挹娄为“肃慎”。此时团结文化的主人沃沮已很弱小,成为高句丽的附庸,挹娄所屠杀的很可能是归附高句丽的沃沮人。西晋时期,史籍中出现诸多东夷小国频繁朝贡的记载,自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到晋惠帝永平十二年(291),24年间东夷小国朝贡、内附达17次之多。以每次记载为单位,一次朝贡10余国以上的为9次,最多时达30余国;少则为2国、5国。《晋书·东夷传》记载了10个东夷小国的名称:“裨离国在肃慎西北,马行可二百日,领户二万。养云国去裨离马行又五十日,领户二万。寇莫汗国去养云国又百日行,领户五万余。一群国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计去肃慎五万余里。其风俗土壤并未详。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献其方物。至太熙初,复有牟奴国帅逸芝惟离、模卢国帅沙支臣芝、于离末利国帅加牟臣芝、蒲都国帅因末、绳余国帅马路、沙楼国帅钐加,各遣正副使诣东夷校尉何龕归化。”其中裨离、养云、寇莫汗(又作寇漫汗)、一群在东北部,与肃慎(挹娄)邻近;牟奴、模卢等可能是分布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小国。^②然西晋时期前来朝贡的东夷小国远不止上述10国。考古调查者将凤林文化数百处遗址大体划分为16个群,认为各个小的区域文化面貌或稍有差异,或存在明显差异。^③不同遗址群具有一定差异,城堡林立,军事防御色彩浓重,它所体现的是一个各种势力并立争长的时代。那么是南北挹娄诸部的纷争?还是挹娄与邻族之间的纷争?我以为极有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从已有的迹象看,该文化的时间断限可能不仅限于魏晋时期。经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前期,这一地区一直处于各族群或氏族部落间争长状态,最终南下的蜿蜒河类型文化拥有者北部挹娄人(后称为勿吉人)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

二、南北朝时期勿吉及其朝贡活动

5世纪初,拓跋鲜卑逐步吞并了北方各割据势力,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史籍中“挹娄”或“肃慎”之称为“勿吉”之名所取代。学界关于勿吉的诸多问题皆众说纷纭。^④我无意评述各家观点,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考古学研究成果,从朝贡活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认识。

勿吉之名最早见于拓跋鲜卑首领郁律(平文皇帝)时期。《魏书·帝纪·序纪》载,平

①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②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韩》记载三韩小国名称有“牟水国”、“莫卢国”、“牟卢卑离”等,与牟奴、模卢、于离末利等国名相似。又《晋书》卷3《武帝纪》载:太康七年(286)“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据此推测牟奴、模卢等可能是分布在朝鲜半岛南端的氏族部落。

③ 许永杰、赵永军:《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庆祝张忠培七十岁论文集》。

④ 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首先撰文《勿吉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1925年12月;其后池内宏、日野开三郎又分别作《勿吉考》,三篇专文观点虽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我国学者关于东北民族与历史的著作与论文也多有论及。

文帝二年(317):“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这应是拓跋鲜卑人首次与东流松花江流域或张广才岭以东的族群接触。张博泉(甫白)指出:“勿吉是拓跋鲜卑对其称呼。”^①此说极是。都兴智认为勿吉的族称应与马纪岭(即张广才岭)有关,^②可备一说。在拓跋鲜卑人初用“勿吉”族称之时,东晋和北方政权仍以“肃慎”或“挹娄”称呼该族群。显然“勿吉”并非是“肃慎”或“挹娄”的改称或音转,而是拓跋鲜卑语言对这一族群名称的记述。

大约在5世纪到6世纪初,勿吉(北部挹娄)人由原居地黑龙江中游南北、三江平原北部对外武力扩张,东南越过牡丹江流域,进入绥芬河流域和长白山地区,并溯东流松花江进入西流松花江流域,成为分布地域广阔的族群。《魏书·勿吉传》记载勿吉人初次向北魏朝贡的时间在孝文帝朝:“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二》将此事系于延兴五年(475)。三年后乙力支再次朝贡,“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沕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魏人不仅记下了勿吉人的朝贡路线,而且很快搞清楚了由营州(和龙)到勿吉地的里程:“勿吉国,在高句丽北……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接着又曰:“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③实际上《魏书·勿吉传》关于速末水的记载,与乙力支朝贡路线无关,勿吉进入速末水流域(即西流松花江)是在5世纪末6世纪初夫余国灭亡之后。但中外学界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误将速末水与勿吉早期居地联系起来,引起关于勿吉前期居地的争论,津田左右吉认为难河即今嫩江;速末水即北流松花江(西流松花江),并认为魏人所记东北行十八日,应为“东行”之误,勿吉地西到北流松花江,东到五常附近。池内宏则认为没有特别的理由不能否认魏人所记的行程方向,从太鲁水(洮儿河)东北行十八日到达勿吉的中心地,即今哈尔滨一带,速末水是西流松花江与东流松花江的简称。杨保隆与池内的观点同,孙秀仁、干志耿与津田的观点略同。^④关于难河,我赞同李健才的看法,指今嫩江、第一松花江(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⑤乙力支自东流松花江(难河)登船率使团朝贡北魏,这时勿吉的居地在东流松花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

勿吉人为谋求对外发展主动向北魏朝贡,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乙力支第二次朝贡时,“贡马五百匹”,“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此时高句丽是东北最强大的地方政权,勿吉不仅出兵攻破高句丽十落,还要与百济合谋进一步攻取高句丽之地,可见勿吉已是拥有较强实力的族群。由于高句丽同是北魏朝贡制度的成员,故魏帝“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⑥勿

① 张甫白:《肃慎·挹娄·女真考辨》,《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

② 参见都兴智:《略论东北古代族名与山水之名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

③ 《魏书》卷100《勿吉传》。

④ 参见杨保隆:《勿吉地域西南部边至考》,《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孙秀仁、甘志耿:《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⑤ 参见李健才:《勿吉、豆莫娄、乌落侯、失韦的地理位置和朝贡路线》,《东北史地考略》第三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187页。

⑥ 《魏书》卷100《勿吉传》。

吉的请求没有得到魏孝文帝的允许,加上百济文周王出猎时被臣下弑杀,新君三斤王只有13岁,^①勿吉人的扩张企图只好暂时作罢。自太和九年(485),勿吉“复遣使侯尼支朝献”,^②到太和十七年(493),九年间勿吉共遣使朝贡5次,与北魏建立起比较稳定的朝贡关系,其中太和十二年、十三年勿吉人贡纳“楛矢石磐”;另外3次,不记贡纳物,或许与乙力支一样贡纳马匹。此时勿吉人“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③各部单独遣使朝贡,贡物不同说明朝贡者来自不同地区。贡献楛矢石磐的勿吉部应来自张广才岭以东、汉魏以后的挹娄故地,^④贡纳马匹的勿吉部可能来自偏西北地区。太和十七年,勿吉朝贡使“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⑤如此庞大的使团应是勿吉各部朝贡使臣结伴而行,表明勿吉各部之间有着各种联系,若干部联合起来对外进行军事扩张行动也是极有可能的。

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到宣武帝景明三年(494—502),九年间勿吉一度停止向北魏朝贡。这期间勿吉人大举南下,一支向西南进入西流松花江流域夫余国领地,迫使国势衰落的夫余王携家眷投奔高句丽;^⑥另一支向东南发展,进入长白山地区。故《魏书·勿吉传》记载:“(勿吉)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速末水隋唐时为粟末水,即西流松花江;徒太山即今长白山。勿吉分布地区向南扩展后,对北魏的朝贡活动日益频繁起来,从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到孝明帝正光二年(521),19年间勿吉各部遣使朝贡17次,其中有四年(514、515、516、517)一年二次朝贡。魏人记载勿吉贡纳方物有6次,均为“贡楛矢”;另11次没有记载贡何物。勿吉人最后一次“贡楛矢”是在孝明帝熙平二年(516)十月,^⑦这也是这一族群朝贡史上最后一次贡纳楛矢,其原因可能与这一族群内部的部落迁徙、社会文化变迁有关(详见下文)。东魏时,勿吉又恢复了朝贡活动,自孝静帝天平三年(536)到武定五年(547),12年间朝贡6次,多则间隔三四年,少则间隔一二年。随着拓跋鲜卑皇室的统治地位被他族取代,勿吉这一族称也很快被靺鞨(靺鞨)取代。

拓跋魏王朝对勿吉的认识,如《魏书·勿吉传》所云:“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旧肃慎,即挹娄。现代学者对勿吉构成的看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二种:一是认为勿吉是肃慎、挹娄之后裔。由于学者们对挹娄与肃慎的关系没有达成一致看法,具体观点又有区别。二是认为勿吉诸部是由挹娄后裔、沃沮、夫余等不同族系的人群所构成。我认为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一是北朝人的认识,这一时期中原人对边疆族群的认识仍然很模糊,主要从朝贡者口中获得各种信息,如居住地域、语言、风俗、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从北朝人没有记载各部名称,只是笼统地称为勿吉,说明他们对勿吉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地域族群文化的层面,并没有达到从族属传承的角度去考察勿吉来源的程度。二是现代史学

① 参见[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

② 《魏书》卷100《勿吉传》。

③ 《魏书》卷100《勿吉传》。

④ 《北史》卷94《勿吉传》载:“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鏃,即古肃慎氏也。”学界一般认为拂涅部在张广才岭以东。

⑤ 《魏书》卷100《勿吉传》。

⑥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载,魏宣武帝正始年间,高句丽朝贡使芮悉弗曰:“今夫余为勿吉所逐。”[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9《高句丽本纪第七》:“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

⑦ 参见《魏书》卷9《肃宗孝明帝纪》。

与考古学研究所揭示的勿吉族源和构成,从考古学文化研究成果看勿吉文化在主体上源于北部挹娄文化,随着勿吉南下扩张,又融入了不同地区的族群文化,这与史籍记载勿吉南下进入西流松花江与长白山地区相吻合。北朝人的认识与现代考古学研究成果都指向勿吉与挹娄有族源关系,勿吉是一个文化面貌既有一定地域差异,又彼此存在内在亲缘关系的族群。

东北部地区相当于南北朝时期的勿吉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北越黑龙江,南抵西流松花江流域,西跨过东流松花江,东至日本海,分布之广远超过汉魏晋时期的挹娄文化。各地勿吉文化遗存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所谓同一性表现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靺鞨罐”上,^①这种标志勿吉—靺鞨文化的典型器物最早出现于黑龙江中游地区,南北朝时期开始由北向南迅速地大幅度扩展,与这种文化现象相伴的应是大规模族群迁徙、流动。勿吉人由东流松花江流域南下迁入各地后,是勿吉文化融入当地民族文化,还是相反?以吉长地区为例,董万崙认为:“不是先进的夫余同化了落后的肃慎族系各支系,而是人数众多,性‘凶悍’,文化落后的肃慎族系各支系,同化了人数稀少,性‘谨厚’,文化先进的夫余族。”^②从考古学文化看,大约同样的现象发生于勿吉人南下的各个地区,南迁进入新地区的勿吉部落,在兼并当地人口的同时也吸收了当地的文化,致使勿吉文化出现了地区性差异。乔梁将现已发掘的靺鞨(勿吉)文化分为三区:一是黑龙江中游地区,与当地的挹娄文化(波尔采文化)之间有直接的承袭关系,没有发生明显的文化变异现象。二是牡丹江中、下游地区,靺鞨(勿吉)文化(河口四期遗存)之下的河口三期遗存,其族属目前尚不清楚。三是西流松花江一带的吉长地区,靺鞨(勿吉)文化之下是夫余文化。三个地区早期遗存时代皆可早到南北朝时期(421—581),并延续到8世纪初渤海建国时期,黑龙江中游靺鞨文化可延续到五代时期,与女真文化相衔接。^③据已知的考古学资料可大体做如下推断:4世纪后期,分布在黑龙江中游南北的族群由于自身社会发展的需求,开始逐渐向南扩展,他们越过东流松花江进入三江平原南部后,遭到七星河流域凤林文化拥有者的激烈反抗,徐永杰、赵永军根据凤林古城内房址所存留的遗物推测该城址毁于战乱,进而推测七星河流域当时发生了一场涉及全流域的战事,七星河流域的居民因此而背井离乡。^④在东流松花江南、北的挹娄部落的冲突中,最终是南下的部落取得了胜利。胜利者们继续向南进入牡丹江、绥芬河流域,然而强大的高句丽国阻止了勿吉人(即挹娄)南下的脚步,于是他们的南端停留在长白山地区。另外一支由原住地向西南方向扩张,如魏存成所言他们溯东流松花江南下,经阿什河、

① 俄罗斯学者将黑龙江流域与东部滨海地区继波尔采文化(下限进入魏晋时期)之后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靺鞨文化。我国学者在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等流域发掘了4—7世纪文化面貌有一定亲缘关系又有地域性差异的考古学文化,也将其认定为靺鞨文化,“靺鞨罐”是靺鞨文化的典型器物。靺鞨为勿吉的同名异称,两者在文化上具有连续性。据史籍记载靺鞨(初为靺羯)之名初见於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563),在靺鞨名称没有出现之前,该文化称为“勿吉文化”更为妥当。

② 董万崙:《关于粟末靺鞨几个问题的探讨——兼与靺鞨新说商榷》,《黑河学刊》1989年第1期。

③ 参见乔梁:《靺鞨陶器分期初探》,《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靺鞨陶器的分区、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参见许永杰、赵永军:《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庆祝张忠培七十岁论文集》。

拉林河流域到达西流松花江中游地区,^①于5世纪末6世纪初定居在吉长地区。北朝后期形成勿吉七部,各部都保持了以“靺鞨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使之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也正是这种同一性表明了勿吉各部是一个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族群,不是一个多族群的混合体。

唐人李延寿在参加撰写《隋书》之后,又撰写了《北史》,他将《隋书·靺鞨传》中“靺鞨七部”的内容,抄入《北史·勿吉传》,改为“勿吉七部”,即粟末部、白山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黑水部。虽然后人对此多有微词,但从考古学研究成果看,6世纪初或稍晚些勿吉七部已经基本形成,李延寿采取这种做法或许有一定依据。《隋书·靺鞨传》云:“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鏃,即古之肃慎氏也。”学界一般认为张广才岭以东的牡丹江中下游地区为拂涅部,我以为拂涅部可能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的南部,自魏晋起那里的挹娄人很长时期保持着向中原王朝贡纳“楛矢石弩”的古老习俗,勿吉拂涅部形成后仍保持这种习俗,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到熙平二年(517),勿吉8次向北魏朝廷贡纳楛矢。^②值得注意的是大明三年(459),“肃慎国重译献楛矢、石弩”。^③肃慎即魏晋之挹娄,这可能是三江平原南部挹娄(勿吉)人在尚未被江北部落征服之前,最后一次从海路向南朝刘宋朝贡。熙平二年之后不再见勿吉人贡纳楛矢石弩的记载,其原因是因为南部强大的高句丽阻断了拂涅部的朝贡道,还是勿吉人摈弃了当地这一古老传统?如是前者,熙平二年之后朝贡的勿吉部当以粟末部及其北边的部落为主。北朝末年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政权一再易主,勿吉人也停止了朝贡活动。

三、北朝末年到唐代靺鞨(靺鞨)、黑水都督府及其朝贡活动

6世纪下半叶,东亚与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居金山(阿尔泰山)之阳的突厥人崛起,很快发展成为横跨蒙古高原的游牧汗国。隋唐时期东部高句丽政权和西部突厥汗国极力向靺鞨地区发展势力,这使靺鞨诸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分别依附于隋唐中央王朝、高句丽和突厥汗国的局面。7世纪中期高句丽灭亡后,7世纪末8世纪初,以南部靺鞨诸部为主建立了渤海国,^④8世纪唐朝在北部靺鞨地区建立了黑水都督府。这里重点考察渤海国建立之前靺鞨诸部与渤海国建立之后北部黑水靺鞨集团及其朝贡活动。

(一) 北朝后期到唐前期靺鞨及其朝贡活动

北齐建立后,在朝贡者中再次出现“肃慎”之名。《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五年(554),“肃慎遣使朝贡”。此时文宣帝登基不久,勿吉人来朝贡,史官认为勿吉,“旧肃慎国也”,^⑤依照魏晋体例将其记载为“肃慎”来朝,意在突出北齐的正统地位。十年后,勿

① 参见魏存成:《靺鞨族起源发展的考古学观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4期。

② 据《魏书》卷7、8、9的记载统计。

③ 《宋书》卷6《孝武帝纪》。

④ 渤海国与唐朝中央政府的朝贡关系,参见拙文:《唐朝渤海国朝贡制度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⑤ 《魏书》作者魏收为北齐史官,在《勿吉传》中云:“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勿吉即是古之肃慎,当是北齐士大夫的认识。

吉再次遣使朝贡，北齐史官则开始以“靺鞨”之名记录之。^①《北齐书》记载：武成帝河清二年（563），“是岁，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勿吉与靺鞨的关系，如隋文帝时靺鞨朝贡使在说明其族属时所言：靺鞨“即勿吉也”。^②《旧唐书·靺鞨传》亦曰：“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靺鞨”与“勿吉”音近，为同一语词在不同时期的异写。但在《北齐书》中“靺鞨”又常写作“靺鞨”，如天统元年（565），“高丽、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贡”。^③靺鞨与靺鞨字形近。范恩实通过对史籍版本的考察，发现唐代史籍中还主要写作“靺鞨”，但也有若干使用“靺鞨”的例证，宋代以后才统一为“靺鞨”。^④《北齐书》在北宋以后渐散佚，《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云：“今所行本，盖后人杂取《北史》等书以补亡，非旧帙矣。”后人补入时改写为“靺鞨”，却未注意前后用字统一。然而不仅《北齐书》如此，在隋唐史籍中也可见到这种现象。

北齐到隋朝，中原人对靺鞨的了解还基本限于对北朝后期勿吉七部的认识，《隋书·靺鞨传》载：“靺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胜兵七千。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隋朝靺鞨社会中还没有出现高居各氏族部落之上的政治权威，仍处于分散的氏族部落阶段，靺鞨七部与勿吉七部同样是总体文化面貌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又各自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七个靺鞨族群，并没有形成七个部落联盟。粟末部在西流松花江流域，黑水部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拂涅部在三江平原的南部，伯咄部在粟末部之北，号室部在最东部，白山部在粟末部东南长白山地区，基本方位无大争议。只是对安车骨部的分布地学者们看法不同，《吉林通志》推定“安车骨部在今阿勒楚喀，五常厅境”。^⑤以安车骨与金代按出虎水发音相近而推定在阿勒楚喀，即今哈尔滨阿城。津田左右吉认同此说。^⑥但此说与上文记载安车骨部在黑水部东南的方位不符。张博泉认为该部在乌苏里江下游；^⑦王承礼认为在牡丹江中下游地区。^⑧

北齐时，靺鞨诸部各自遣使朝贡，据史籍记载统计从河清二年到北齐后主武平六年（563—575），12年间靺鞨朝贡10次，其中与室韦、库莫奚、契丹等西部族群同来朝贡有2次。室韦在嫩江大兴安岭地区，契丹、库莫奚在西辽河流域，皆在靺鞨诸部之西，与西邻各族同来朝贡的靺鞨人，很可能是位于西南部的粟末部。与东南部高句丽人同来朝贡有3次，

① 目前所见的史籍中，靺鞨（靺鞨）之名最早见于隋《北蕃风俗记》。参见李玲、东青：《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② 《通典》卷186《边防二·勿吉》。

③ 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开始以“高丽”称呼汉魏晋时期的高句丽，到北朝后期基本不再用高句丽这一族称。隋唐时期，完全以“高丽”取代“高句丽”。

④ 参见范恩实：《靺鞨兴遼史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9页。

⑤ 《吉林通志》卷10《沿革志一》，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

⑥ 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勿吉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1925年版。

⑦ 参见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⑧ 参见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可能是白山部。与突厥人同来朝贡有3次,^①可能为靠西部的粟末部或伯咄部。靺鞨单独朝贡有2次,除受高句丽人控制较为严密的白山部以外,其他六部皆有可能。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七月,“靺鞨酋长贡方物”。^②《隋书·靺鞨传》云:“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高祖诏其使曰:‘朕闻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来相见,实副朕怀。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对曰:‘臣等僻处一方,道路悠远,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得长为奴仆也。’”这年八月,“突厥阿波可汗遣使贡方物”;九月,“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贡方物”;十二月,“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③可见靺鞨朝贡活动既早于突厥,也早于高句丽。据《隋书·高祖文帝纪》记载,开皇元年到四年,靺鞨4次遣使朝贡。《隋书·靺鞨传》曰:“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高祖诫之曰:‘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使者谢罪。高祖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其时,白山部为高句丽所控制,粟末部有较大独立性,隋朝初年率先向中央政府朝贡的靺鞨人,极有可能是邻近郡县地区的粟末靺鞨。

隋朝忙于统一南方时期,高句丽也加紧了征服邻近粟末靺鞨的步伐,隋《北蕃风俗记》记载:“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首者率忽赐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柳城乃燕郡之北。”^④高句丽的扶余城,据李健才考证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山城。^⑤与高句丽战败后,粟末靺鞨的厥稽部渠长突地稽率八部“千余家内属”^⑥投附隋朝,以一家五口计,当在5000人以上。这次战争之后,高句丽并没有占据粟末靺鞨的全部地区,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靺鞨遗址、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以及榆树老河深靺鞨遗址一直延续到渤海建国前,说明这里一直有粟末靺鞨人生活。但高句丽对粟末靺鞨的控制明显加强了,开皇五年到十年(585—590)靺鞨一度停止朝贡活动。十一年到十三年,靺鞨连续三年遣使向隋朝朝贡之后,再次停止了朝贡活动,其原因可能是受到高句丽人的阻止。之后仅在炀帝大业十一年(615)贺正之日,见到靺鞨朝贡的记载:“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⑦上述朝贡的属国、属部主要是北部和西北部民族,此时高句丽尚未恢复向隋朝的朝贡,因此前来朝贡的靺鞨部可能是北部邻近西部草原地区的伯咄等靺鞨部落。

隋末唐初,趁中原战乱,突厥势力东进,高句丽势力西进,东北边疆各族多受二族控

① 其中一次记载为勿吉朝贡,《北史》卷8《后主纪》记载:武平三年(572),“是岁,新罗、百济、勿吉、突厥并遣使朝贡”。此处“勿吉”,即“靺鞨”,当为撰者写作不规范所造成。

② 《隋书》卷1《高祖纪上》。

③ 《隋书》卷1《高祖纪上》。

④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1“燕州”条引,乾隆癸丑(1793)南昌万氏刊本。《隋书》卷81《靺鞨传》将突地稽率部内属之事,系于隋炀帝时期,误。

⑤ 参见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续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88—98页。

⑥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⑦ 《隋书》卷4《炀帝纪下》。文中两处记“靺鞨”,后一处当为衍文。

制。靺鞨诸部“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①东突厥颉利可汗时期（620—630），^②兵强马壮，“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树牙南直幽州，东方之众皆属焉”。颉利可汗受故隋义成公主的挑唆，^③与唐朝为敌，岁岁寇边，控制了居地靠近西北的靺鞨诸部。太宗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原依附于突厥的靺鞨诸部才开始独立向唐遣使朝贡。五年（631）“室韦、倭、黑水靺鞨并遣使朝贡”，^④这是首次见到冠有具体部落名称的靺鞨部落朝贡。《旧唐书·靺鞨传》曰：“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大概因黑水部是当时唐人已知距离中原最远、最北边的靺鞨部，其部落名称便被明确记下，其他朝贡部落的名称直到唐玄宗朝才有明确记载。黑水部的朝贡暗示靺鞨西面的朝贡道已经通畅，越来越多的靺鞨部落相继遣使朝唐。《唐会要》载贞观十四年（640），“黑水靺鞨遣使朝贡，以其地为黑水州。自后或酋长自来，或遣使朝贡，每岁不绝”。^⑤然而，北方草原上继突厥之后薛延陀兴起，贞观十五年（641），“薛延陀尽其甲骑并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众，合二十万，卒一人马四匹，度漠，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思摩之部”。^⑥西部一些靺鞨部落受到薛延陀的控制，必然影响靺鞨诸部的朝唐活动。查阅史籍，在贞观十四年以后，只有十九年（645）正月“靺鞨、霫等遣使来贺各贡方物”。此后相隔60多年，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一月，才再见到“靺鞨、室韦遣使献方物”。^⑦《唐会要》载黑水州设置之后靺鞨部“每岁不绝”显然是夸大其词。实际上黑水州设置后不久便有名无实，并未起到加强唐朝对靺鞨地区羁縻统治的作用。

东面的高句丽政权自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始连年向唐遣使朝贡。五年（622）“十一月靺鞨渠帅阿固郎来朝”。^⑧二年后，又见“靺鞨渠帅阿固郎来朝”。^⑨阿固郎两次赴唐朝贡，却没有留下此人属于哪部靺鞨的记载。此时突厥与唐朝交恶，在唐太宗灭东突厥以前，武德九年（624）到贞观三年（629）靺鞨部4次向唐遣使朝贡。史载“白山部，素附于高丽”，^⑩阿固郎紧随高句丽之后来朝唐，当是依附于高句丽的白山靺鞨部。贞观五年（631），高句丽与唐朝关系发生变化，因太宗“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瘞隋时战亡骸骨，毁高句丽所立京观。（高句丽王）建武伐惧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⑪高句丽加强了对唐朝的防备，不再允许自己所控制的靺鞨部对唐朝贡。自贞观五年以后，前来朝贡的靺鞨主要是分布在西部地区的部落，他们与西邻室韦、霫等族

①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② 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靺鞨等东北民族主要与东突厥发生各种关系。

③ 隋文帝时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东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去世后，按照突厥人收继婚的习俗，义成公主先后嫁给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隋书》卷84《突厥传》；《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

④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

⑤ 《唐会要》卷96《靺鞨》。

⑥ 《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第四》。

⑦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

⑧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

⑨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关于阿固郎的记载有误，是将《旧唐书·靺鞨传》中突地稽的事迹错记其中。

⑩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⑪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群结伴而来。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再次亲征高句丽,此后辽东战事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高宗后期。在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中,白山靺鞨部民和部分粟末靺鞨部民受高句丽驱使与唐军作战,北边伯咄、安居骨、号室等靺鞨部亦与高句丽合兵对抗唐朝,“每战,靺鞨常居前”。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再次亲征高句丽,“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①总章元年(668)唐灭高句丽,受高句丽驱使的白山、粟末靺鞨的部众多被迁入郡县地区,北部伯咄、安居骨、号室等部“皆奔散,寔微无闻焉”。^②接着唐将靺鞨人李多祚又率军北伐,“讨黑水靺鞨,诱其渠长,置酒高会,因醉斩之,击破其众”。^③打击了东北边地靺鞨部中具有反唐倾向的势力,加强了唐朝对靺鞨地区的影响。^④

8世纪初前后,居住在营州的部分靺鞨人利用营州地区爆发了契丹反抗营州都督赵文翔虐政的斗争之机,返回靺鞨故地建立政权,初名“震国”,后因唐朝册封改名“渤海国”。渤海王大武艺曾与属下说:黑水靺鞨“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⑤可见,在震国建立之初曾一度归附突厥。突厥对诸属部“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⑥黑龙江中游北面今俄罗斯阿穆尔州特罗伊茨基墓地,发现近千座靺鞨墓葬,年代为唐代中期到辽初,现已发掘了200多座墓葬,出土陶器、串珠、马具、腰带牌饰、铁镞、铁刀等多种随葬品。其中陶器形制表现出明显受粟末靺鞨文化影响的因素,但陶器纹饰却与贝加尔湖、叶尼塞河中游的陶器风格非常接近,各种牌饰、蹀躞带具又承继了突厥带具的特点,文化面貌呈现多元文化特征。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同样表明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的黑水靺鞨居民,受到了来自贝加尔湖草原地带文化的影响和挤压,同时也导致了群体的迁徙与融合。^⑦从贝加尔湖地带迁来的人群与突厥派遣吐屯是否有关系?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但它表明黑水靺鞨曾经与突厥发生过密切关系。我认为突厥发展的重点始终是北方和西北,虽对黑龙江流域有一定的经营,但由于室韦、黑水靺鞨尚处于分散的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很难建立起较为集中的统治,因此突厥文化对黑龙江下游及滨海地区的影响应视为经济贸易与文化传播的结果。

隋唐时期东北各族皆诣阙朝贡,中央三省六部之下管理边疆民族朝贡事务的机构日益健全。重要事务由礼部主客司主掌,隋朝“改主客郎为司蕃郎”;唐朝复为主客郎。具体事务则由鸿胪寺职掌。如朝廷对朝贡者的册封(袭封号)、赏赐物品的数额,由主客司奏请皇上批准,再由鸿胪寺具体执行。鸿胪卿常常亲赴边疆朝贡国对番王行册封礼,“诸蕃

① 以上引文见《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传》;《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② 《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传》。

③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

④ 魏国忠、孙正甲《唐与黑水靺鞨之战》(《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认为李多祚打击黑水靺鞨的时间大致在691—692年之间。

⑤ 《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⑥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

⑦ 参见冯恩学:《特罗伊茨基靺鞨墓地的陶器来源》,《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绥滨同仁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冯恩学:《黑水靺鞨的装饰品及渊源》,《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张全超、冯恩学、朱泓:《俄罗斯远东地区特罗伊茨基靺鞨墓地人骨研究》,《人类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封命，则受册而往”。而且“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职方，指兵部职方司，与边疆经略有关的事宜，要在兵部备案。在朝贡过程中朝贡者们的经济贸易活动由少府监、户部掌管。^①在地方政治统辖体系中，以边地府州管理边疆民族朝贡事务。在东北，先后以营州总管府、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卢龙节度使、幽州都督府（节度使）管理靺鞨诸部的朝贡事务。^②随着中央王朝对靺鞨诸部朝贡事务的管理逐渐规范化，中原人对靺鞨族群的了解也从比较模糊到日益清晰。中原人对靺鞨的认识从地域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发展为对其族群内部各较大部落的认识，《旧唐书·靺鞨传》记载：“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翻查史籍可发现在唐朝关于靺鞨的记载中，原有的靺鞨（勿吉）七部之名，除了黑水、拂涅两部还继续沿用外，粟末、白山两部在唐灭高句丽前后有所提到，其他三部只有在追述前朝事迹时才出现。显然唐朝人已经认识到靺鞨有众多不相统属的部落，“黑水部”和“拂涅部”因又是具体的部落名称而仍见于史册。

唐睿宗时东北政治局势已经稳定，唐朝重整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的东北边疆朝贡制度，靺鞨又开始遣使朝贡。景云二年（711），“靺鞨、室韦遣使献方物”。^③随着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唐朝再次在靺鞨地区设置羁縻府州，靺鞨诸部的朝贡活动也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二）黑水都督府下靺鞨部落及其朝贡活动

渤海国建立后，原靺鞨七部之地的南部纳入渤海，北部仍为靺鞨之地，唐人统称为黑水靺鞨。《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曰：“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分十六落，以南北称，盖其居最北方者也”。《新唐书·地理志》载贞元年间（785—804）宰相贾耽《道里记》云，营州入安东道，“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德理镇之北为黑水靺鞨，佟柱臣认为德理镇在今黑龙江依兰，^④学界多承用此说。王承礼认为渤海国强盛时，黑水靺鞨南界退至今黑龙江省鹤岗、萝北、同江及其迤东一带。^⑤8世纪时黑水靺鞨在东西千里、南北二千里的范围内，分布16个较大的部落。《新唐书·北狄·黑水靺鞨传》记载：“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拂涅、铁利、虞娄、越喜时时通中国，而郡利，屈设、莫曳皆不能自通。”这里记载了九部的名称、方位和里程，除黑水部外，黑水部之南有四部：拂涅部在三江平原南部；铁利部大约在今牡丹江与松花江合流以北地区。虞娄部或在张广才岭之西。越喜部在铁利部之东近海处，《通典》载安东府“东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⑥马一虹据此认为越喜在兴凯湖、密山以北一带。对于黑水部之北四部的分布地，马一虹在吸收日、中学界前贤研

① 上述引文与各机构相关职掌参见《隋书》卷27《百官志下》；《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卷48《百官志三》。

② 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卷39《地理志》；《新唐书》卷39《地理志》、卷43下《地理志》。并参见后文关于黑水都督府隶属关系的论述。

③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

④ 参见佟柱臣：《我国历史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和其他》，《文物》1976年第7期。

⑤ 参见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第156页。

⑥ 《通典》卷180《州郡十·古青州》。

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思慕部在结雅河、布列亚河与黑龙江汇合处之间;郡利部在今黑龙江下游沿江;窟说部在今库页岛的北部;关于莫曳皆部,她不同意白鸟库吉认为在滨海地区“东岸”的土姆宁河流域,以及和田清等认为在日本北海道的观点,认为在库页岛的南部。^①另有七部的名称与居地不详。“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为长”,^②从各部单独遣使朝贡看,黑水靺鞨诸部并未形成部落联盟。

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入唐朝贡,请求归属,玄宗于其地设置勃利州,以倪属利稽为刺史。^③张博泉认为勃利州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④虽然建置规模不大,但这是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建立羁縻统治之始,也暗示黑水靺鞨与突厥关系转弱,或脱离了突厥的控制。开元十三年(725),“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⑤唐玄宗开元年间先后设置了勃利州、黑水军,最后以黑水靺鞨诸部中最大的部落黑水部设置黑水都督府。因靺鞨诸部不相统属,唐朝只能以黑水部酋长为黑水都督府的都督,赐其姓名为“李献诚”,授其官号为“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这是史籍关于黑水都督府建立及对黑水都督任命、册封的唯一记载。黑水都督府的所在地,张博泉认为在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阿纽依河口附近。^⑥孙进己认为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⑦

唐朝设立黑水都督府后,强化了靺鞨地区的朝贡制度。黑水部以北四部因路途遥远且艰难,不能各自单独遣使朝贡,是否有随黑水部前来朝贡者已不得而知。南面四部与黑水部自开元年间起,频繁遣使朝贡,《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黑水部“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中再”。“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实际上靺鞨各部的朝贡活动要多于这条史料的记载(详见后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史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前来朝贡的靺鞨部落名称、使者姓名,以及封授的官号与赏赐物品。根据对开元年间诸部朝贡活动统计情况,几乎每年都有靺鞨朝贡使赴唐,他们来自黑水、拂涅(大拂涅)、越喜、铁利等靺鞨四部,常常是几部使者相伴而来,所献方物有马匹、鲸、鲛、鱼睛、貂鼠皮、白兔、猫皮,以及其他土特产。唐朝圣历三年(698)三月六日,武则天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

① 参见马一虹:《靺鞨部族分布地域考述》,《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张亚红、鲁延召:《唐代黑水靺鞨地区思慕诸部地望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认为思慕部在今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比罗比詹市;郡利部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斯克市;莫曳皆部在同区的苏维埃港市;窟说部在今俄罗斯萨哈林州奥哈市波吉比镇。可备一新说。

② 《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传》。

③ 参见《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传》。

④ 参见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第203—204页。

⑤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⑥ 参见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第209页。

⑦ 参见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人番。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开元四年(716)正月九日,玄宗敕:“靺鞨、新罗、吐蕃,先无里数。每遣使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付也。”^①唐朝赏赐靺鞨朝贡者的物品主要是绢帛,并时常封授前来朝贡的靺鞨首领、使者以官爵号。唐对靺鞨人的封授是表明双方臣属关系的重要标志,据《册府元龟》、《新唐书》、《旧唐书》相关记载,唐对黑水靺鞨首领、使臣授予的官爵号,除黑水部为黑水都督、酋长倪属利稽为靺鞨州刺史外,所授予官号的军事色彩较浓,有武官官号(如折冲、果毅),亦有武散官和勋官的官爵号(如将军、中郎将、郎将等),这应与唐朝在靺鞨地区设置黑水军有关。俄罗斯特罗伊茨基墓地 M84 出土一组 4 件长方形铁带铐,冯恩学认为这种带铐和该墓地出土的玉环、玉璧为唐文化特色的装饰品。^②《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铐七。”据此推测特罗伊茨基墓地出土的带铐、玉环、玉璧极有可能是唐朝在授予黑水靺鞨首领官爵号同时赐予官服上的佩饰。黑水都督府与其他地区靺鞨府州一样具有出兵协助唐朝征战的义务,黑水都督府一旦出兵助唐征战,这些被授予官号的首领便是率军作战的将领。开元二十年(732),渤海王大武艺出兵攻袭唐朝州县。韩愈《乌氏庙碑铭》曰:“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湮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运钱三千万余,黑水、室韦以骑三千来属麾下,边威益张。”^③黑水靺鞨与室韦派骑兵五千助唐,打退了渤海对唐朝的进攻,在战争中,应有被唐封授的靺鞨将领率军作战。

根据《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关于黑水靺鞨各部朝贡的记载统计,各部朝贡的次数为:拂涅部在玄宗开元年间 17 次,有明确纪年最后一次朝贡是在开元二十七年(739)。铁利部在开元年间 14 次,有明确纪年最后一次朝贡是在开元二十八年(740)。但《唐会要·靺鞨传》云:“拂涅、铁利等诸部落,自国初至天宝末,亦尝朝贡,或随渤海使而来。”但天宝年间未见二部朝贡的明确记载。越喜部在开元年间 11 次,德宗贞元十八年(802)1 次,也是最后一次,共 12 次。虞娄部在太宗贞观年间 2 次,最后一次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共 3 次。黑水部在太宗贞观年间 2 次,玄宗开元年间 11 次,天宝年间 5 次,代宗永泰年间 1 次,大历年间 6 次,德宗贞元八年 1 次,最后一次宪宗元和十年(815),共 27 次。^④

综合各书记载,靺鞨诸部最后向唐朝贡时间:拂涅、铁利,天宝末(755);越喜、虞娄,贞元十八年(802);黑水,元和十年(815)。唐玄宗时期,常见同一靺鞨部一年多次遣使朝贡的现象,如开元七年,拂涅部于正月、二月、八月三次遣使朝贡;开元十二年(724),铁利部于二月、五月;越喜部于二月、十二月,分别两次遣使朝贡;开元十三年(725),黑水部于正月、三月、四月、五月四次遣使朝贡。这反映了靺鞨地区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中心,黑水都督府建立后,各部仍是单独遣使朝贡,而且各部内也没有形成较强

① 《唐会要》卷 100《杂录》。

② 参见冯恩学:《黑水的装饰品及渊源》,《华夏考古》2011 年第 1 期。

③ (唐)韩愈:《昌黎集》卷 26,光绪己丑年(1889)刻本。

④ 靺鞨各部朝贡次数在参考宋卿《唐代靺鞨府州朝贡制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另外,需说明的是玄宗以后,史籍记载靺鞨朝贡除个别记载具体部名外,一般只记“靺鞨”,本文将这类记载都归入黑水部,其中不排除有其他靺鞨部的朝贡活动。

的政治势力,各部内的各氏族部落往往单独遣使朝贡。唐朝授予黑水都督的官职中有“黑水经略使”一职,含有使黑水都督尽快在黑水靺鞨诸部中建立起统辖关系的用意。为了加强黑水都督对黑水诸部的管理,唐朝曾派遣长史到黑水都督府,“就其部落监领之”,协助黑水都督建立起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但效果并不明显。开元十八年(730),“正月壬子,大拂涅靺鞨兀异来朝,献马四十匹,授左武卫折冲,赐帛三十段,留宿卫”。^①这是唯一一例黑水都督府辖区靺鞨部遣使留宿卫的记载。从记载上看,这一行为似乎并不是代表黑水都督,而是代表大拂涅部,这也表明拂涅部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一定的实力。

靺鞨各部停止朝贡活动与其南部渤海政权向北拓展势力有直接关系,据史籍记载渤海有两次较大规模对外拓土时期。第一次在武王大武艺时期(719—736),“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但大武艺向北拓土的欲望,被唐朝在靺鞨地区设置黑水都督府所遏制,并引发了渤海与唐朝之间唯一的一次战争,^②如上所述这次战争中靺鞨出兵助唐军,最终大武艺向唐上表谢罪称臣。^③第二次在大仁秀时期(818—829)“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④《唐会要·靺鞨传》:“惟郡利、莫曳皆三两部未至。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所属。”关于渤海役属靺鞨诸部的时间,马一虹断定在8世纪中叶,认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⑤其中“靺鞨”是指渤海,黑水靺鞨已不在其中。天宝元年(742)以后唐朝放弃了对黑水靺鞨的羁縻政策,黑水靺鞨诸部对唐朝贡是作为渤海的附属而来。这一推论明显存在问题。首先,唐朝接受黑水靺鞨部落朝贡即表明唐朝认为他们是黑水都督府下的部落成员,按照唐朝的朝贡制度规则,朝贡成员之间禁止建立隶属关系,渤海事唐甚谨,不大可能明目张胆地挑战天朝权威。“靺鞨”并非单指渤海,应包括渤海与黑水靺鞨。其次,安史之乱后,平卢节度使南迁山东重组为淄青平卢节度使押领渤海、新罗;幽州卢龙节度使押领契丹、奚。此处虽然未提靺鞨,但应注意到,这里同样没有提到室韦。安史之乱之后,室韦与靺鞨皆并未停止对唐朝贡,大约在代宗朝后期唐朝设置了室韦都督府。^⑥《册府元龟》记载会昌二年(842),武宗以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押奚契丹两蕃张仲武“兼充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马使及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⑦由此可推知在平卢节度使南迁后,直到宪宗元和十年(815),前来朝贡的黑水靺鞨与室韦同由幽州卢龙节度使押领。再次,黑水靺鞨诸部先后在不同时间停止向唐朝贡,对此马一虹认为是由于渤海在各部地区设立建置(其又称为吞并)的时间不同,黑水部又一度独立于渤海所致。然而从前文统计结果看,紧邻渤海国的铁利、拂涅二部与地近滨海地区的越喜、虞娄二部,停止朝唐的时间相隔了几十年。^⑧很难想象渤海

① 《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第三》。

② 《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杀刺史韦俊,命左领军将军盖福顺发兵讨之”。

③ 参见(唐)韩愈:《昌黎集》卷26。

④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⑤ 《资治通鉴》将“分平卢别为节度”系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春正月。

⑥ 参见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第167—171页。

⑦ 《册府元龟》卷994《外臣部·备御第七》。

⑧ 《续日本国记》卷35光仁天皇宝龟十年(779)九月庚辰条:“渤海及铁利三百五十九人慕化入朝。”马一虹据此认为779年以前铁利虽被渤海役属,但未被渤海吞并。

在已经吞并的靺鞨地区,设立建置的时间竟相隔近半个世纪,这与古代政权设立建置的一般规律不符。综上,马一虹否认《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的观点^①不能成立。我认为《新唐书》所言无误,黑水靺鞨诸部停止对唐朝贡时期便是开始被渤海国役属时期,黑水部停止向唐朝贡之时即是黑水都督府最后撤销时期。大约在渤海王大仁秀时在所占领的靺鞨地区设立建置:铁利部之地设铁利府,拂涅部之地设东平府,越喜部之地设怀远、安远二府,虞娄部之地设定理、安边二府。^②渤海在黑水靺鞨诸部地区设置的府州属于羁縻性质,保留了靺鞨各部原有的社会组织和习俗,实行带有自治特点的统治。目前在黑龙江依兰以北三江平原地区很少发现渤海文化的遗物,加之渤海末年国势衰落后,原黑水靺鞨部落又纷纷脱离渤海统治,独立与中原王朝发生朝贡关系,五代以后称为女真,皆证明了这一点。

结 论

通过对东北古族肃慎—靺鞨族群变迁史的通贯研究,考察中原王朝对这一族群的认识与政治统辖关系的进程与特点,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汉至唐时期,挹娄、肃慎、勿吉、靺鞨的族名均为他称,“挹娄”是夫余人的称呼,“肃慎”是中原人的称呼,“勿吉”是拓跋鲜卑的称呼。“靺鞨”(后作靺鞨)是勿吉的音转,同样不是该族群的自称。

其二,以往学界均以“楛矢石罫”这一工具或武器,作为中原人认定魏晋挹娄是先秦肃慎之后的主要依据。我认为东北古族使用弓与以木石为材的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唯有挹娄人拥有在朝贡时献上这种弓箭以表示友好、结盟或臣服的习俗。在中原人对东北边疆族群认识模糊的时期,正是这种独特的交往习俗使中原士大夫将先秦的肃慎与汉魏挹娄,以及南北朝的勿吉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承载着证明该王朝拥有正统地位的重要政治含义。

其三,魏晋时期“肃慎”与“挹娄”两个族名在不同领域并行不悖。对于该族的朝贡活动,中原王朝(政权)的君臣们看重其贡纳的“楛矢石罫”,强调其自三代起远夷朝贡的身份,以“肃慎”之名记载于史册;而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原人重视该族的“挹娄貂”等物产,用其最初通中原的“挹娄”之名。

其四,唐朝以前,中原人对于东北边远地区原始族群的认识不很清晰,往往以地理方位、某种特殊的物产或风俗作为该地区原始族群的标志,对肃慎—靺鞨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族群地域文化的认识程度上。所谓勿吉—靺鞨七部,并不是部落联盟,而是基于地域文化差别而划分的七个部落集团。随着边疆各族与中原王朝联系日益加强,到唐朝才对该族群内部的部落组织有所认识,史籍也开始明确记载靺鞨各部具体名称及其分布的大体方位。由于受东(高句丽)西(突厥)强邻的控制,这一族群(渤海国除外)从未建立过长期大规模稳定

^① 参见马一虹:《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104页。

^② 参见《新唐书》卷219《渤海传》。但是,《新唐书·渤海传》将虞娄记为“挹娄”。金毓黻认为该传中“挹娄”为“虞娄”之误。(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281页)所言甚是,从之。

的部落联盟。

其五,我不赞同学界已有关于8世纪中叶唐朝放弃了对黑水靺鞨羁縻统治的观点,认为唐朝对黑水靺鞨的羁縻统治一直延续到9世纪初。尽管东部高句丽国与西部突厥汗国一度干扰、控制了该族群的朝贡活动,但从长时段看该族群一直保持了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随着突厥汗国、高句丽国的灭亡及唐朝的衰落,中原已知的靺鞨部落先后成为渤海国的附属。10世纪初,北部靺鞨又脱离了渤海统治,以“女真”名称见诸于史籍记载。

其六,汉至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政治统治的主要形式是朝贡制度。魏晋时期挹娄、肃慎主要诣边郡(辽东郡、护东夷校尉府)朝贡,偶尔至京师。东晋十六国到隋唐王朝时期挹娄、肃慎、勿吉、靺鞨主要诣阙朝贡,但同时仍由各王朝设在东北边地的护东夷校尉府、营州、平卢节度使、幽州等官署管理其朝贡活动。唐朝开始于靺鞨地区设置羁縻州、黑水都督府,在羁縻府州之下实行朝贡制度。这与唐朝将边疆各族纳入具有羁縻特点的地方政治制度体系,推进对边疆民族地区朝贡制度的管理是同步的。近年来我一直在探讨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的实态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汉至唐时期,挹娄、肃慎、勿吉、靺鞨这一族群的朝贡活动与东北边疆其他古族、政权的朝贡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受王朝政治制度体系中的边地官署所管辖,这与王朝域外属国的朝贡制度有明显不同。我认为是否由王朝地方官署管理朝贡制度,是区别边疆民族朝贡制度与域外藩属国朝贡制度的核心标准之一。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 书 讯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副研究员著《〈皇朝藩部要略〉研究》,3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

该书是在《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基础上的修订版。该书第一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和张穆进行了详细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景及版本进行细节性研究。第三章是对《皇朝藩部要略》的史实考证,主要对“卫拉特”、“厄鲁特”进行了考辨,对内喀尔喀五部中的斋赛进行了史实考证,对外喀尔喀硕垒的两封信进行了考证和解读,最后对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进行了研究。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探讨了《皇朝藩部要略》中“藩部”概念的提出及其形成过程,并提出了“藩部体系”的概念。第六章是对《皇朝藩部要略》的评价。本书最后部分,编纂了清朝藩部大事编年,以时间为经,以部落为纬,全面梳理了各藩部与清朝发生关系的历史。